

泉州晋江草庵一带新发现摩尼教遗存 ——关于摩尼教消亡的时间问题必须重新审视

粘 良 图

(晋江市博物馆, 福建 晋江 362200)

摘 要:泉州晋江草庵是国内著名的摩尼教遗址。近年来,通过在草庵及其周围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发现苏内村境主宫的摩尼教神灵,摩尼教宗教活动至今仍活跃于民间。草庵摩尼教在明代几经打击而日渐衰微,但并未消亡,它只是变成民间信仰中的一个别具色彩的支派。由此可见,关于摩尼教消亡的时间问题必须重新审视。

关键词:泉州;草庵;摩尼教遗存;诗签

中图分类号: B9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24(2008)05-0024-07

收稿日期: 2008-03-12

作者简介: 粘良图(1949-),男,福建晋江人,晋江市博物馆研究人员。

一、摩尼教遗址草庵

草庵是位于福建东南沿海泉州晋江罗山镇的一座小寺庙,以保存着元代摩尼教石刻及发现宋代“明教会”碗被誉为“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之一”,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寺的摩尼光佛石雕像照片,为国际摩尼教研究出版物所广为刊用。1991年、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两次到晋江草庵考察,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约在公元6~7世纪,发源于古波斯的摩尼教经我国新疆一带传入内地,在长安、洛阳以至南方的荆、洪、越等州建有摩尼教寺。唐会昌初元,武宗敕禁摩尼教,有摩尼教高僧呼禄法师,“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1]摩尼教传布于泉州。自五代以来,就有摩尼教(时已改名明教)在泉州民间活动的记录。作为泉州首邑的晋江,摩尼教(明教)活动甚盛。宋代有教徒烧制“明教会”碗,定期于华表山麓的草庵聚会;元代有教徒在草庵建造石室,在山崖上铸造摩尼光佛像。

迨至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曾下令禁止明教活

动,然而禁而不绝,明正统、天顺年间仍有教徒在草庵前山石上镌刻摩尼教偈语,重修草庵寺宇。明嘉靖初,寺庙一度遭县令钱梗取缔,改为书院,以致零落,但教徒转移民间,一直到明万历年间,其地仍有摩尼教徒活动。故明代的历史学家、晋江人何乔远在所撰的《闽书》“方域志”记载:

华表山,与灵源山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摩尼佛,名末摩尼光佛,苏邻国人。又一佛也,号具智大明使。云:老子西入流沙五百余岁,当汉献帝建安之戊子(208年),寄形柰晕。国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及期擘胸而出。柰晕者,禁苑石榴也。其说与攀李树出左胁相应。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了见法性,究竟广明,云:“即汝之性,是我之身。即我之身,是汝之性。”盖合释老而一之,行于大食、拂菻、火罗、波斯诸国。晋武帝太始丙戌(266年),灭度于波斯,以其法属上首慕闍。慕闍当唐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闍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妬讐,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开元中,作大光明寺奉之。自言其国始有二

圣,号先意,夷数,若吾中国之言盘古者,末之为言大也。其经有七部,有《化胡经》,言老子西入流沙,托生苏邻事。……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1]。

明清交替时,闽南成为郑成功与清兵交战的战场,原已落寂的草庵遭到严重的毁坏。民国初年,有本地的佛教徒入住草庵,仍奉摩尼光佛的香火,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曾驻锡草庵,称庵中的摩尼光佛为“文佛”。使草庵原来的摩尼教的身分变得扑朔迷离。

20世纪初,《闽书》有关草庵的记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23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陈垣在《国学季刊》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首次完整征引该条史料。同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通报·第22卷》发表《福建摩尼教遗迹》,据陈垣先生的录文译成法文,另又征引根据何乔远《名山藏》及其他文献,指出17世纪初年,虽有禁止摩尼教的事实,而摩尼教尚在福建流行。至20世纪40、50年代,泉州文博专家吴文良先生根据上述《闽书》的记载,找到并确证了草庵遗址。

近年来,笔者在草庵及其周遭进行一系列田野调查。在草庵附近的苏内村境主宫发现摩尼光佛以外的摩尼教神灵及至今仍存留在民间的摩尼教宗教活动。其调查成果有幸得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林悟殊教授等专家的悉心指导。由田野调查可知,草庵摩尼教在明代几经打击而日渐衰落,为适应形势,其活动范围、活动方式都发生变化,即更加本土化,更加接近民间宗教。摩尼教并未完全消亡,它只是变成民间信仰中的一个别具色彩的支派,活跃在民间。

二、境主宫供奉摩尼教神灵

2004年,笔者发现草庵附近的苏内村及其相邻的溪东村有个境主宫,宫庙在苏内村南炉田溪边,与位于村北的草庵相距约1000余米。庙宇为20世纪30年代重建,砖木石结构,三架梁,宽6.5米,进深5.4米,面积约40平方米。宫前有两根高133厘米,径40厘米的石柱,显得异常粗大,据村民说是从草庵下宫移来。宫中奉五位神灵为境主——摩尼光佛(摩尼公)、都天灵相(又称灵圣公)、秦皎明使(又称千春公)、十八真人、境主公,还以观音菩萨、福德正神为陪祀。神像以墨笔画在寝殿粉壁上,外用玻璃橱窗隔开,居中是摩尼光

佛,左一为都天灵相,左二为境主公,尽左边画福德正神;右一为秦皎明使,右二为十八真人。尽右边画观音菩萨。另有五境主木雕神像置于寝殿案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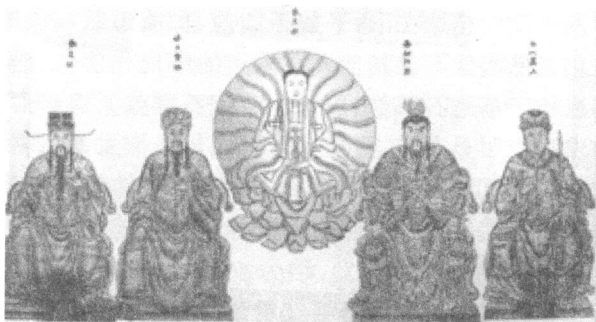


图1 苏内村境主宫五境主像

佛,左一为都天灵相,左二为境主公,尽左边画福德正神;右一为秦皎明使,右二为十八真人。尽右边画观音菩萨。另有五境主木雕神像置于寝殿案桌上。

境主宫壁画的摩尼光佛像取样于草庵的摩崖造像,画成摩尼佛趺坐于莲座上,背后有18道光茫的形状,位置高于其他四神。都天灵相五络长须,文质彬彬(木雕像则作朱红色脸,双目瞳然),戴四方头巾,着圆领绣袍,坐于交椅,右手当胸执一圆珠。秦皎明使束发戴冠,五络长须,英气凛凛,身着甲胄,双手执剑,交叉于胸前(木雕像作粉白脸,双剑并举于前)。“文革”时期“破四旧”,境主宫残破,神像分别让苏内、溪东村人搬去家中隐藏,后来宫庙重修,收藏的人家仍把都天灵相、秦皎明使雕像留着镇宅,奉于私家厅堂,亦听由村人前去敬拜。像高约60厘米,现皆重新妆金施彩。宫里现在仅存十八真人、境主公两尊木雕神像。村民每年为摩尼光佛、都天灵相、秦皎明使做神诞——摩尼光佛神诞在农历六月十三,秦皎明使神诞在三月廿三,独都天灵相诞辰是在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十八真人和境主公则没有特定的诞辰,只在三月廿三为秦皎明使明做神诞上筵碗时一体敬祀。显然,村人以摩尼光佛、都天灵相、秦皎明使作为宫中的主神。

在苏内村调查时,还在曾仁忠家中发现一尊摩尼光佛坐于莲花座的木雕像,雕像通高34厘米,最宽处20厘米,厚11厘米,佛像高19厘米,其面容丰满,赭红色,无须,细眉凤眼,双耳垂肩。头发中分,如起双突,在脑后扎成两络,这两络头发披在双肩,末端各散为三



图2 苏内村摩尼光佛木雕像

络。佛像着金色开襟道袍,腰束绿带,开胸处露桔红色里衣。外领口及袍身饰云朵状暗纹,袍下襟有一连笔“佛”字隐然可见。双足结跏趺坐,隐于衣袍下,双掌虚握,两拇指相对在上,右手四指与左手四指相迭在下,平放于腹前,如凝思状。该摩尼光佛雕像不象其他人家供奉的摩尼光佛像完全取样于草庵石雕像,服饰比草庵石雕像繁缛华丽,发型也明显有异,更能表现其西域人辫发的风格。相对于草庵摩尼光佛石雕像,该像与佛教造像容貌也有明显差别。而由此雕像还可以确定摩尼光佛的形像是留有长发,结为双络,不留胡须,穿着道袍。据曾仁忠之母柯红粉说,该像自上代留下,已有百年以上历史,只有她家公曾德(1924~1986)才能说清来历。曾德之父(别名“羊广须”)早年就敬奉摩尼光佛并善为人解签,曾德则为摩尼光佛的乩师,颇有名气,经常有东石、石狮等地信众到他家朝拜摩尼光佛,请他解签或请他作法驱除邪怪。

雕像现置于曾家神案中间以木条制成的“鞞仔”内,鞞作四方形围栏状,长23厘米,宽27厘米,前高20厘米,后高28厘米。髹以红绿漆。前横木上刻“本村境主”4字。据柯红粉说,原来还有一支乩笔总靠在像旁,曾德死后被人拿走了。其神案上还置有观音、大圣爷(孙悟空)等神像。按理,境主宫中原来应该有一尊摩尼光佛木雕像,该像造型是否与曾德家摩尼光佛像一样,现已无从得知。

林悟殊教授曾引陈垣先生对公元8~9世纪吐鲁番摩尼壁画摩尼像的描述为:“……画以淡蓝色为之,中间绘一摩尼教高僧,众僧环侍,像长短与生人无异。高僧衣白法衣,胸前有绣纹,左肩缀阔绣带,帽施金绣,颈间系黑纽,面长圆,鼻作螭形,目小而歪,酷肖中国人描写欧人之手笔。其背光为新月及太阳,新月作金黄色,太阳作淡红色。”^[2]曾德家摩尼佛木雕像衣饰华丽,有别于草庵摩尼佛石雕像的简朴,但却与8~9世纪吐鲁番摩尼壁画摩尼像衣装的华美暗合,教人不由产生其另有所本,而且是以更接近原始的摩尼佛画像为版本的推测。

据村民说,都天灵相、秦皎明使本为草庵摩尼光佛的属神,原早高州山西南角建有一座千春公寺,至今还存有遗址;灵圣公寺则早已荡然无存,仅留一带座2米多高的石碑于草庵前旧石亭边,

碑额横书四大字“都天灵相”,下有小字,都已模糊不清。文革前尚在。

苏内村民凡有婚娶事,总要到灵圣公处卜取吉日,卜日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主家自己拟出日期,而后在神前卜杯以定;一种是由乩师扶乩决定。苏内村历来有乩师(又称箕脚)传承,村人欲禳灾、问事、问病或其他求神问佛的事,均可通过乩师问答。据说,灵圣公择定的日子往往是阴阳师认为诸事不宜的“三煞日”,同泉州有名的阴阳师洪潮和根据男女八字排出的日子不合,所以女家覆日时常发生争执,女家要换日子,灵圣公坚持不换,结果迎娶时由男方抬着灵圣公神像去“压阵”,双方皆得平安。尔后笃信者愈多。

苏内境主皆属菜佛(食斋的神明),上供的筵席要用香菇、木耳、花生、豆干、豆皮等素菜,用水果、蜜饯做果盒。但水果中的番石榴(土名“奈拔”,即相传摩尼光佛从中托生的“奈晕”)是不能用来上供的。至于筵请客人则可以用荤菜。

闽南农村素有在本村境主公生日办筵席请客的习俗,苏内村有三个境主公生日,只在都天灵相生日时宴请客人,都天灵相诞辰在九月下旬,却没有固定在某一天,而是在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七日为一星期,中国古代称为“七曜”,分别以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为顺序,是古代从波斯传入的历法),早先国内未采用阳历,还要请懂星占象数的人计算,才能确定具体日子,所以附近乡村流传下一句俗语:“不懂得房、虚、昴星,不敢捧苏内的酒盅。”因九月下旬夜晚是没有月亮的,旧时农村又没有电灯,神诞请客诸多不便,有的村民提议改订个固定日子在中旬,因倡议者或得病或亡故,其议遂寝,九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为灵圣公做神诞的习俗沿袭至今。

笔者曾就苏内村的调查发现请教林悟殊教授,他明确指出,秦皎明使、都天灵相这两尊神像确实与摩尼教有关:

其一为秦皎明使。明使是摩尼教对诸光明王国之神的称谓,在摩尼教入华之前,华夏人士对各教或民间之神的称谓,未闻有以明使称之者,这一称谓谅必一直沿袭下来,因为宋代陆游《渭南文集》卷五也提到当时福建明教的“神号曰明使”。而神名取以“皎”字,也似与摩尼教义之崇拜光明有关;缘皎者,洁白、明亮也。至于取姓秦,或许是循以国名为

姓的古法;缘古人认为摩尼教乃来自‘西海大秦’也。至于“又称千春公”应是当地村民的通俗叫法。把神称公,泉州民间常见;而号“千春”,看来是根据“秦”字的造型,其间包含千字和春字的上半部^[2]。

其二是都天灵相。“灵相”一词,敦煌发现的唐写本《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已有出现:

形相仪第二

摩尼光佛顶圆十二光王胜相,体备大明,无量秘义;妙形特绝,人天无比;串以素帔,做四净法身;其居白座,像五金刚地;二界合离,初后旨趣,宛在真容,观之可晓。诸有灵相,百千胜妙,实难备陈^[2]。

不过,现存的唐代汉文摩尼教经典未见以灵相作为神名。但华化的摩尼教——明教则有之,见于饶宗颐教授所发现的一则道教文献,即南宋道士白玉蟾与彭耜有关明教的对话:

耜问:“乡间多有吃菜持斋以事明教,谓之天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遗教,然耶?否耶?”

答曰:“昔苏邻国有一居士号曰慕闾,始者学仙不成,终乎学佛不就,隐于大那伽山。始遇西天外道有曰毗婆伽明使者,教以一法,使之修持,遂留此一教,其实非理。彼之教有一禁戒,且云尽大地山河草木水火,皆是毗卢遮那法身,所以不敢践履,不敢举动;然虽如此,却是毗卢遮那佛身外面立地。且如持八斋、礼五方,不过教戒使之然尔。其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灵相土地。以主其教,大要在乎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然此八字,无出乎心。今人著相修行,而欲尽此八字可乎?况曰明教,而且自昧!”^[2]

此处称“灵相土地”,境主宫则曰“都天灵相”两个神号都包含有上揭《仪略》的“灵相”二字。前者从上下文的意思看,显然是南宋民间所流传的明教之神名;据此类推,后者即便不是由前者直接衍化出来的,也当属明教徒所崇奉诸明神之一。不过,由于该名称已地道汉化,吾人同样无从在原始摩尼教经典中找出对应的的神名。都天灵相的形象,明显是模仿中国古装戏中士人或员外的造型,当然与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神像更是迥异,无从找到对应或近似的形象。

根据何乔远《闽书》记载草庵明教徒“自言其

国始有二圣,号先意、夷数”,可知晋江的明教徒除了崇拜摩尼光佛之外,还有先意、夷数二圣崇拜。在摩尼的创世说里面,先意是驱逐黑暗侵略之明神,而夷数则是拯救人类灵魂之明神。故林教授推测,苏内村境主宫位次于摩尼佛的秦皎明使和都天灵相,“可能就是由先意和夷数衍化演变出来的;如上面已指出的,先意是驱逐黑暗侵略之明神,秦皎明使以武将的面貌出现,恰好相应;而夷数是拯救人类灵魂之明神,都天灵相的文士扮相,手捧明珠,也适相宜。”而且秦皎明使和都天灵相“这两位神现有名字和形象的产生自然不会早于何氏《闽书》撰成的万历四十七年(1619)……也就是说,原始摩尼教义中的先意和夷数两神,无论从名字到相貌,以至功能的彻底华化,成为中国民间的地方保护神,是在其入华千年之后,即在明末清初之际或更晚些。”^[2]

摩尼光佛、秦皎明使、都天灵相这三尊原来摩尼教神灵,何时被请进苏内境主宫成为村中的保护神?笔者曾从地方上的谱牒了解到,明嘉靖八年至十年(1529~1531年),晋江县令钱榘在本县大张旗鼓地毁“淫祠”,排斥异端,将草庵改造为“龙泉书院”(后人在草庵为钱榘建“遗爱亭”,立“钱侯碑”,雕石像奉祀,亭、像至今犹存)^①。

估计是在钱榘废寺庙时,草庵(包适千春公寺、灵相公寺)的明教徒逃避到邻近的苏内村中,因为苏内村曾氏的始祖曾文举宋末迁来本地,就是一个明教徒,与草庵有深远的关系;而历史久远的草庵也必然会与密迩的苏内村发生人事的、经济的密切关联,仓卒之时,除了寺宇和石雕摩尼光佛像无法搬走外,一切可移动的佛像、法具、经典、文书和寺中财物就近转移到苏内村,故摩尼教神

① 与晋江县令钱榘有关的族谱:石狮龟湖《江夏黄氏宗谱》有《南塘书院碑记》记:“邑侯立斋钱先生……建社学于龟湖之巔,又即其淫祠之大曰五通庙者,火其神,斩其蔓,为晦翁朱先生神位以居之。”又《西滨乡志》引坊脚林氏谱本,记“林天庆,字景星,号南塘……田甲于乡,富冠于邑,竖旗发粟。钱知县废四方庙宇,至乡宿其家,公接待甚厚,奉金一盘为礼。鳌头境主宫因得以保存,故今呼为南塘妈宫。”苏内村《武城曾氏重修族谱》记苏内曾氏三房二“谊斋公讳省字志学,生嘉靖癸酉年,娶氏李,……草庵遗爱亭钱侯碑未儒士中列公名姓。”

像移入境主公,并取代了原境主神的地位。

三、地方承传与摩尼教相关的宗教活动

明代何乔远在记述草庵明教时说,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呪,名师氏,法不甚显云。至今在苏内村仍可看到这类与摩尼教(明教)相关的宗教活动。

苏内村历来有乩师传承,村人卜日、问病、求休咎可通过乩师问神。乩师随时在草庵、境主宫或四王府宫(村中另一神庙,供康、玉、李、周四位王爷神像)作法。两位乩师分别执毛笔(桃枝削成的A形法器)的两脚,在神案前挥动,召请神灵,与神交流应答,尔后口宣神谕(乩师同时可以代表五境主、四王爷发言),为人指迷决疑,或指出灾殃之由,通常是鬼祟作怪,让人供献祭品若干、金纸若干以禳解,或供给印有摩尼光佛形像、八卦形像的符纸,指定地方张贴或焚烧以镇宅驱邪。因为村民问事、卜日也讲究日子,通常在每月初一、十五晚间进行扶乩活动。以往扶乩从来没有报酬,乩师不是挣钱的职业,只是务农以外的一种兼职,也没有父子相承的习惯。据说,之所以当上乩师,是神明选定的结果。

苏内村民称草庵前崖刻“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为“摩尼公咒”,有不少人相信念此咒语可以定心性,祛邪鬼。还传下一套“催咒”的手诀:凡遇邪怪心惊胆战时,口念“摩尼公咒”,同时举右手当胸,竖掌齐鼻,屈中指贴于拇指内侧,其余三指竖起向上;左手前伸,掌心向外,五指张开竖直,号“五指山”,与右掌成直线。便可抵挡邪怪。据说,早先“催咒”极有灵验,一经念动咒语,即有红色光团飘然而至,护卫左右。村人多会应用。不料有一妇人夜间出门倒净桶,惧怕走夜路,就催起咒来,结果秽气冲撞了神明,自此咒语就不甚灵验了。

草庵摩尼光佛也像其他民间信仰尊神一样分灵外地。百年前,晋江东石玉井蔡氏开设船行商号,通商台湾、南洋,听说摩尼光佛是“番仔佛”,极灵验,船走外洋更能得到保护,遂来草庵求得一尊用桧木刻的摩尼光佛像回家,先是供于杉行后的书房里,后因书房不慎失火,又安置于玉井夫子宫(俗称帝爷馆),为玉井份蔡氏族共同敬奉。20世纪30、40年代,东石有蔡景丰、蔡尤穴、蔡长稽、蔡崇篔等文人组成“摩尼公十友会”,每年六月十

三摩尼光佛诞辰都要组织多人到草庵进香。经常聚众至百余人,并带十音班、戏班来草庵演奏。起先是“十友会”一人预先到草庵负责筹办祭品、伙食及处理有关事务,众人清早来,下午回。后来又设“坐瞑”,信众在六月十二日夜里就到草庵,虔诚守坐于神前,第二天才回东石。而奉祀于夫子宫的摩尼光佛像,每月初一、十五亦有人烧香点烛,每年六月十三日摩尼光佛诞辰则备素筵“做敬”。据东石蔡福榆回忆:由于经常往来草庵的缘故,其父蔡景丰与当时住锡草庵的高僧弘一法师有了交情,常有诗词交流,弘一法师曾绘“一笔观音”像赠予蔡景丰。蔡景丰抄有草庵签诗一部,还会为人解释诗意,并传授予蔡福榆。又据东石蔡福藩回忆,东石人颇信摩尼光佛能驱邪治病,先后有几起突发颠狂病的,都请苏内法师前往作法驱邪。在东石有不少法师驱邪的神秘色彩故事流传,说明摩尼光佛信仰在东石的流传和影响。

草庵附近苏内村近代明教活动踪迹的发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2005年4月21日,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英格兰大学的6名专家学者,专程前来晋江进行实地考察。他们认为,晋江新发现的摩尼佛像等实物,证实摩尼教(明教)转化成民间信仰在当地存在,为世界摩尼教归宿问题研究提出新的依据。并发表《二十世纪现存的摩尼教信仰》一文,论述此次行程的意义,希望引起更广泛的学者关注。

四、草庵诗签蕴涵摩尼教教义

设置诗签供人求卜,是草庵摩尼教民间化的一个特征。在闽南的众多属于道教及民间信仰的庙宇宫观中,一般都设有灵签供人占卜决疑。当善男信女在生活中遇到疑难,需要神明为他指示前程,帮助解决困难的时候,就通过抽签来与神交流,接受神的启示。灵签有各种形式,通常是用一套(少的27首,多的100余首)五言或七言的诗句。求签者先经神前烧香祷告,说明求签的缘故,尔后从签筒里随机抽出一支灵签,再用掷杯筊的方法确定该灵签是否为神的指示。如果确定,就可以根据签上的标号找到相应的签诗,由懂得解释签诗的人为其解读,以定休咎,决疑难。闽南的许多神庙拥有自己的一套签诗,草庵摩尼光佛也拥有一套有特色的签诗。

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草庵摩尼光佛签诗有三个

版本,一是现草庵解签人曾献炉提供的手抄本,二是原摩尼公乩师曾德之孙曾仁忠家的手抄本,三是从东石借来的蔡景丰的手抄本。三个版本稍有字句不同,前一种版本标题多用七字句;后两种版本标题长短不一,而且在诗句之后缀有该签诗占兆的吉凶;特别是第三种版本用毛笔抄录工整,文字讹讹较少,看来更接近原始抄录的状态。

草庵摩尼光佛签诗前八十首诗题皆取自历史传说及戏曲故事,上至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如“女娲娘娘炼石补天”、“象鸟为虞舜耕田”、“禹帝聘伊尹”;下至清康熙年间晋江的名人施世伦(“施世伦天下第一清官”),以至于小说《水浒传》的宋江(“梁山泊宋江收贤才”)、孙二娘(“孙二娘开客店逢武松”)、《西游记》的孙悟空(“孙悟空大闹天宫”),都是旧时民间熟知的故事和人物,让人容易理会诗签表现的主题。诗句有五言,有七言,字句都比较浅白,读来朗朗上口。从解签人所注的诗签占兆的几个类别,分六甲、风水、婚姻、功名、天雨、往来、移居、耕作、作事、大命、求财、尾景,关系到人生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显然是一种趋近民俗的宗教活动。

草庵签诗如从形式上看与其他闽南民间宫庙所置的签诗并无二致,然而就其内容分析却显示其独特的方面,与草庵传承的摩尼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首先,草庵签诗的内容表现了摩尼教对日月光明的崇拜,对黑暗邪魔的摒弃以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基本教义。如五言诗句中有“新月如弓在,看看挂镜台”(第2签)、“明来降伏暗”(第11签)、“日出群阴伏”(第30签)、“明蟾挂碧霄”(第32签)、“劝君行好事,正色在天高”(第36签)、“天高正色苍”(第61签)、“愁云风卷尽,红日挂天中”(第62签)、“佛日镇长明”(第63签)、“明月满松筠”(第68签);七言诗句中也有“黑云卷尽生明月,回首江山万里晴”(第41签)、“几年明月挂松杉”(第43签)、“月落高峰云自收”(第44签)、“高台冰镜分明在”(第46签)、“明月当空绝点尘,团圆宝镜照佳人”(第48签)、“太阳正照群阴伏,万里民心喜气多”(第50签)、“正好楼前望明月,无端数阵黑云行,何如点起银台灼,自有光辉满室生”(第57签),此类诗句,多至17首。当然,其他宫庙的诗签也会看到以日、月、光明隐喻事物的诗句,但像草庵诗签这样连篇续牍以日、月、光明为

主题的诗句当属罕见,不能不将他与摩尼教的教义联系起来。

草庵诗签一些诗句更阐明摩尼教历来倡导的除邪扶正、善必胜恶的教义。如“护法佑明徒”(第14签)、“善神扶我背,剿绝暗魔军”(第17签)、“消除灾疫障,福力佑群生”(第30签)、“保护有真经,靚来运未亨;时来防劫曜,身泰自康宁。”(第78签)、“护卫诸正教,除邪奉正宗;坚心能尊习,福临祸必藏。”(第79签)、“礼拜勤求功得力,须存方寸觅前程”(第41签)、“助法善神当拥护,持刀宝剑剿邪魔”(第50签)、“圣力加持佑汝身”(第53签)、“法令严行遍天下,鬼神钦服自潜藏;雷鸣震地张威势,大展神通圣化功”(第58签),以真经、正教、圣力、善神与暗魔、邪魔等词汇和意境,以寓摩尼教明神与黑暗邪魔的对立。

如果将草庵诗签与敦煌发现的汉文摩尼教经《下部赞》比较^①,一些诗句和经文表达的内容十分相似、契合,就象对译的文字。如:

经文《下部赞》“叹无常文”中之“汝等寻求解脱者,须应觉了谛思量,布施持斋勤读诵,用智分别受净戒……”与草庵诗签第七签的“愿力未偿他日债,徒将民事枉劳求;何如肯办香灯炷,月落高峰云自收。”经文“叹五明文第二迭”之“复告善业明兄弟,用心思惟诠妙身,各作勇健智船主,渡此流浪他乡子。”与第九签的“无有空中物,随波逐浪鸥;险滩流水急,航舵速宜收。”经文“叹诸护法明使文”之“今请降魔伏外道,以光明手持善众,勤加勇猛常征罚,攻彼迷徒害法者。”与第十四签的“加被善神背,护法佑明徒;勇健常随护,报应决无私。”经文“叹诸护法明使文”之“真断事者神圣者,游诸世间最自在,能降黑暗诸魔类,能灭一切诸魔法。进途善众常提策,与诸善业恒佑助;与听信者加勤力,于诸时日为伴侣。”与第十七签的“善神扶我背,剿绝暗魔军;福力宜收健,皓月出重云。”经文“赞夷数文”之“我被如斯多障碍,余有无数诸辛苦。大圣监察自哀怜,救我更勿诸灾恼。”与卅签的“消除灾疫瘴,福力佑群生;日出阴邪伏,农民乐野耕。”经文“赞夷数文第二迭”之“无知肉身诸眷属,并是幽邃坑中子,内外畝(土旁)塞诸魔性,常

① 林悟殊著《摩尼教及其东渐》,附录部分有《下部赞》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一版。

时害我清静体。”与卅四签的“障碍为妖暗蠹生,家神引透外精神;可宜急作商量计,免被侵侵入骨城。”经文“赞夷数文第二迭”之“唯希法镰利刀镰,斫伐焚烧令清静。其余恶草及荆棘,愿以戒火尽除之。”与五十签的“助法善神常拥护,持刀宝剑判邪魔;太阳正照群阴伏,万里民心喜气多。”所表达的理念都有相通之处,这一类例子还有不少。

此外,还有一些在汉文摩尼教经典中常用的术语,在草庵签诗中也频频出现。除上述“日月”、“光明”、“黑暗”等词外,还有如“暗魔”(签诗第十七“剿绝暗魔军”,经文“赞夷数文第二迭”有“莫被魔军却抄将”句)、“加被”(签诗第十四“加被善神背”,签诗六十五“加被千祥至”,经文“叹明界文”有“内外常加被”句)、“勇健”(签诗第十四“勇健常随护”,经文叹五明文有“又作勇健诸伎能”、“各作勇健智船主”句)等。

如果将81首草庵签诗的首字按次序排列,试加标点,会发现这是一段意思连贯的颂辞:“清新喜庆,大欢愿从,无上明尊,降加天仙,善在此殿,居勤加踊,相冥一灾永消,内安无障,广欢荣新乐,敬礼及称嗟,勇健诸明使,助善尊神背,扶持正法仁,土地诸灵相,加勤相保护,土地诸灵相,加勤相保护,灵护。”辞句的意义颇明确,即赞颂明尊、明使、尊神。尤其是末后重复的四句,更体现出赞诗反复咏哦的特点。至于其中若干读不通顺的句子,疑为签诗在流传过程中顺序被打乱或字句被修改。但基本上可以认为,草庵摩尼光佛诗签是一部罕见的“藏头诗签”,是在晋江明教屡经受打击之后创造出来的。

地方上传说,草庵签诗是“十八贤人”所作。

十八贤人是谁?已难考究。但根据草庵签诗有“李闯造反乱大明”、“施无(世)伦天下第一清官”这样的标题,涉及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可以推测草庵签诗制成的年代大约就在明末清初。

通过对草庵签诗的分析,可以推知清代仍有摩尼教徒在草庵一带活动,他们保留着前代留下的若干摩尼教经典,并根据摩尼教经典的义理编写成签诗,附于草庵,以供信徒求卜,同时藉此扩大摩尼光佛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加速了摩尼教与民间宗教的同化。由此可见,关于摩尼教消亡的时间问题必须重新审视。

参考文献:

- [1] 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七方域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
- [2] 林悟殊.泉州晋江新发现摩尼教遗迹辨析[Z].香港:饶宗颐先生90华诞纪念文集(第9辑),2006.
- [3] 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 林振礼)

编者按:中国东南摩尼教研究,很难在正史和传统典籍中寻出与此相关的突破性史料。新看法属于推测性的为多,尚缺乏实证。粘良图先生通过田野调查,搜集隐藏于民间谱牒、壁画、雕刻、口碑等文献资料撰写的这篇文章,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清代以降摩尼教在泉州晋江草庵一带的活动情况,为学术界考察摩尼教独特的传播形式及其发展流变,以及重新审视摩尼教在我国东南的消亡的时间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重要依据。

New Findings of Manicheism Remains in the Area of Quanzhou Jinjiang Cao Hut

NIAN Liang-tu

(Jinjiang museum, Fujian 362000, China)

Abstract: Quanzhou Jinjiang Cao Hut is a famous site of Manicheism in China. It is find recent years that there are gods of Manicheism and the folks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Sunei village. It will be confirmed that Cao Hut Manicheism was not completely extingu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just became a branch of folks religious. Therefore, we should re-survey the time when the Manicheism was extinguished.

Key words: Quanzhou; Cao Hut; Manicheism remains; poetry collection